

最陌生的，也是最熟悉的

——记以“顺其自然”为代表的匿名捐款人群

赵淑萍/文



“顺其自然”部分信件、汇款凭证
(市慈善总会提供)

隐形的爱心使者

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，慈善文化源远流长。早在南宋时期，鄞地“义风”炽烈，有“义郡”之美誉，元明清绵延相承。近代开埠之后，商贸开放，经济复苏，传统慈善形式得以拓展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，积德行善更是蔚然成风，且务实低调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个性。众多义举中，有宁波帮人士心系桑梓，改善民生；有企业家回馈社会，捐款上亿元；有一掷3000万元为抗战英烈、老兵树碑立传者；有几十年节衣缩食、助学近500人的离休干部。随着慈善理念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企业（个人）和市慈善总会签订冠名基金，“月月捐”“经常捐”的群体在不断扩大。无偿捐肝人、造桥女孩、“双心”阿姨、天使奶奶、红烛义工、劳模车队……爱心人士、爱心事件更是层出不穷。

佐甬甬城“义风”的，还有一群匿名的捐款人。从1999年开始，一位叫“顺其自然”的人，已经向慈善总会捐款16次，但从不露面。在他（她）的引领下，甬城出现了几百个“顺其自然”。他们在捐款后被要求署名时，总是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就叫‘顺其自然’吧。”

市慈善总会做过总结，“自1998年宁波市慈善总会成立，至2015年秋，每年匿名捐款者有近300人，所得善款有3500万元之多。”

这些匿名捐款者，笔者根本无从查找，无从采访。那么，就从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口中寻觅他们的身影吧。

西河街74号5楼，市慈善总会。出了电梯，没走几步，就看到了走廊上的照片。我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好多张“顺其自然”的荣誉证书的照片！瞬间，我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。走廊的光线不怎么好，我的心中，却映射进一道强有力的光亮！

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蔡怀书，一位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老领导，知晓我的来意后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黄褐色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，一边看，一边用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向我介绍“顺其自然”。我偶尔向他的笔记本上瞟一眼，那上面，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。

从1999年第一次捐款5万元到2014年捐款81万元，“顺其自然”16年中共捐款683万元！如果，加上他（她）直接向一些城市的困难居民的捐款及省内外灾区的捐款，累计总额1500万元。而他（她）的善款，已累计使用602万元，都用于助学。

“秘书长，有办法找到‘顺其自然’吗？16年了，他（她）真的没有一点线索？”

“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分析，认为‘顺其自然’家住江东，是一对夫妻，家境宽裕，非常有爱心。但是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。而且，我们应该尊重他（她）匿名的意愿。现在，‘顺其自然’已经成了一个群体，很多匿名捐款，都署名‘顺其自然’。”

“经常有人到慈善总会捐款吗？”

“有，三天两头有人来。有的每年来一次，有的每个月都来捐，也有的是不定期的。”

“来捐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各种身份的人都有。企业家、白领、老干部、普通劳动者，有的甚至是

外来务工人员。”

“他们一般捐多少呢？”

“有的捐几十元，也有的捐几万元。”

蔡怀书的笔记本上，记录着好多长年累月捐款的善人，如几十年助学的老干部黄斌，如热心慈善的一对老夫妻左端南和郝平，还有企业家王茂林，80后的大学生曹渊等。当然，他也记下了一些匿名捐款的人。如袁老先生、路先生、妙音、无名氏、高者等。他说，署名“无名氏”的有好几位。其中的一位，女性，40多岁，每次捐好几万元。有些捐款数目大的，蔡怀书甚至详细记下了捐款的时间，准确到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。

蔡怀书打开一个橱柜，柜子里面是大小不一的奖杯，这些奖杯都是奖给



丁安 绘

熟悉的陌生人

在财务室，我开门见山，希望办公室副主任兼会计的邵裔讲一讲见过的印象最深的捐款人。因为每一次捐款必须经过她的手。开始，她有些拘谨，慢慢地，话匣子打开了。

她讲有一位姓袁的老先生，80多岁了，每个月都来捐款。老人家拄着拐杖，每次，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。穿着极其普通，可是，每次至少捐3000元，几年下来，她已经捐了26万多元了。邵裔还记得，有一次，她和老人攀谈。她问他是否离休干部，子女是不是办企业的，否则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捐。老人开玩笑说：“你说钱嘛，路边捡来的。我手气好，每天在大街上能捡到钱。”

财务室的桌上，放着一台POS机，邵裔又讲起了POS机的来历。

几年前，一位男士，走进财务室。“能刷卡吗？”他问。“不好意思。我们这里没有POS机。”工作人员说。“可我随身带的现金不多啊。”说着，他便从衣袋里掏出钱包，把钱包里的百元大钞都捐了，大概1000多元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来了，再次询问有没有装POS机，失望之余仍然将随身带的现金捐了。这样两次后，邵裔留了心，向领导汇报，添置了POS机。

第三次，他又来了，这次，他刷卡，一刷就是10万元。后来，只要他顺便路过，就会上来。

我想起那位40多岁的“无名氏”，她描述道：短发，皮肤白皙，身材修长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气质知性、优雅。她是市慈善总会的“常客”。自2011年5月至2015年8月，她先后8次到市慈善总会捐款，累计捐款50万元，每次都登记“无名”。有一次，她拎着一个大包，拉开拉链，里面是一捆捆崭新的百元大钞，还带着封条，刚从银行取出的。她一捐就是7万元。副秘书长蔡怀书曾问她：“从家里到我们这儿要多长时间呀？”她微笑不语。问她家里是做什么的，还是微笑不语。这样的几个回合后，蔡怀书没辙了。这样的对话，在这个办公室里上演过无数次。每次，他们都想从匿名捐款者口中“套”出些什么，每次都被告友善而含蓄的微笑“挡驾”。

邵裔给我看一份厚厚的登记表，上面，有的是实名，但大部分是化名。如“妙音”“朱学”（助学）“朱衣”（助医）“袁女士”“吴明”（无名）“爱尔”等。捐款数目，多的十几万元，少的几十元。看到其中一栏，数额是“30元”。难道，还有人专门到

“顺其自然”的。从2003年开始，“顺其自然”获得了12个荣誉，有“宁波市慈善楷模”，浙江省“十大慈善之星”，“爱心中国”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位慈善人物特别奖，《感动中国》2006年度人物，第三届“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”集体奖，宁波市改革开放30年创业创新风云人物等。这些奖杯，每隔几天，蔡怀书都会将它们细细擦拭一遍。怪不得，它们都金光灿灿，光亮如新。连橱柜，也是纤尘不染。

几乎每一次的颁奖现场，在报到“顺其自然”的名字时，会场出奇的安静。人们屏声敛气地等待着这位爱心人士的出现。那是多少年的牵挂，多少年的情结啊。人们等待着一个美丽的揭秘，等待一睹这位爱心使者的风采。可是，在璀璨的灯光中，在多少期盼的目光里，他（她）始终没有出现。沉默，几秒钟的沉默，然后，会场里掌声雷动。

“这些奖杯，可能永远送不出去了。下次，全国慈善博物馆落成后，我们准备送往那儿。”蔡怀书说。

慈善总会，来捐这30元钱？

邵裔似乎洞悉了我的心理。“不要小看这30元。这可是捐款人尽其所能捐的。我们这里，经常来捐的还有一位打工者。他只要有钱，就来捐，虽然，每次捐得不多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赚不到钱，没来。我们想，他是不是不会来了。可是，第二年，他又来了。他30多岁，人憨憨的，每次都是从工地上来，衣服上沾满尘土，每次什么都不说，只是笑笑，捐了就走。”

对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来说，那些匿名捐款的人，都是熟悉的陌生人。他们经常来，偶尔也跟工作人员交流几句。甚至，有时在大街上照面，也会打招呼。但是，他们姓甚名谁，住在这个城市的哪个方位，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真的不知道。而且，他们是如此低调。一走出慈善总会的门，他们就象一颗颗普通的水滴，融在茫茫人海之中。“顺其自然”，是他们中的一个。16年了，慈善总会年年收到他（她）的捐款和信，大家都在牵挂他（她），热议他（她），他（她）的气息、他（她）心灵传递的馨香无处不在，但是，没有人看到过他（她）真实的面容。他（她）是最陌生的，也是最熟悉的。

我问邵裔，是否一直在慈善总会工作？她说她是几年前调来的。我又问她，到慈善总会后，有怎样的感触？“我的心态越来越好。我每天接触两类人。一类是最有爱心的，一类是最需要帮助的。你说，我的心态还会不好吗？”她回答。

沉甸甸的档案盒

对于“顺其自然”，从第一笔捐款到以后每笔善款的落实，另一位副秘书长陈海英，是亲历者。陈海英热情、开朗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就像一位亲切的邻家姐妹。她一边叫办公室的小姑娘将历年“顺其自然”善款的用途打印出来，一边自己打开柜子，捧出一个档案盒。

这是一个旧式的硬纸板档案盒。陈海英捧着它，脸上的表情很凝重，好像捧着一个沉甸甸的宝盒。她打开档案盒，里面是“顺其自然”16年来寄给市慈善总会的信件和汇款凭证。这个档案盒，多少人看过，包括一轮轮的媒体记者和市慈善总会的领导、工作人员。但是，那些信封却整洁、完好。看得出来，每个人观看时，是怎样小心翼翼、轻拿轻放，内心充满崇敬。

16个信封，清一色的白信封，右上角贴着普通的邮票。信封上的字端正、清秀，看起来像是女士的笔迹。只有两封，笔迹不一样，想必是家人所写。信和凭证上的署名，有“顺其自然”“顺顺”“顺其”“其然”“然其”等，而地址一律是虚构的，如“宁波市联丰路3003号”“宁波市孝闻巷3003号”“宁波市中山西路8000号”等。

陈海英说，“顺其自然”最初的四年都附一封短信，后来，连短信也不附了，只是寄来汇款凭证。

第一封信，是这样写的：尊敬的领导，你们好！从媒体上看到善事一日捐，引发了更多的好心人对慈善事业的奉献，我作为群体中的一员，特献上一份微薄的心意，寄人民币伍万元去帮助更需要的人们！拜托！祝善事奉行！

“那可是首次‘慈善一日捐’中个人捐献最大的一笔款。当时，老会长项秉炎激动地连看两遍。他叮嘱，要尽可能找到这个人。但是，那个‘江东路1号’是虚构的地址。江东百丈邮政支局的人说，汇款人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同志，长得很秀气。”陈海英说。

第二封信：尊敬的慈善总会领导，你们好！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又开始了，你们又要忙碌这份高尚的工作，为社会更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光明，也为慈善事业发挥了桥梁作用。这次希望通过贵会是否可以将这笔捐款指定给山区建造一所学校，特寄上人民币贰拾万元，来代表我想做的事，谢谢！

署名是“坏事不做，好事不说，顺其自然”。

陈海英清楚地记得，2000年12月6日，大家似乎在隐隐地期盼什么。午饭时分，门卫将一封信送来。望着白色的信封和字迹，她惊呼起来：“顺其自然！一定是顺其自然！”这时，已经在电梯口的副会长童明学像孩子般奔过来，走廊里那些准备去用餐的人也聚了过来。童明学几乎颤抖着打开信封，果然是顺其自然！看了信，有老同志感动得当场抹泪。后来，按照信封上的地址“鄞县大道8号”赶去，却发现是一片空地。赶到“顺其自然”汇款的海曙芝兰邮局，得到的线索是一位30出

头的女士，身材修长，齐耳短发，很是秀气。后来，工作人员到四明山腹地考察，最后，决定在海拔500多米高的万家畚村建造一所学校。

“坏事不做，好事不说，顺其自然”，这可是话中有话。因为，曾有人议论“顺其自然”的钱是否来路不正，也许他（她）听到了，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。

陈海英又打开了第三封信。信是这样的：尊敬的总会领导，你们好！慈善一日捐又到来了，你们又要开始忙碌这高尚的事业，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创造光明，也为社会带来欢笑、祥和，更唤起了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热爱。谨此捐上人民币壹拾伍万元，这笔捐款是否可以指定为学生的助学金，作为我们的微薄之力。谢谢！祝慈善事业发扬光大。

“收到善款，我们把15万元用于资助宁波大学和服装学院的100多名家境贫困的大学生，每人1500元。2002年，‘顺其自然’的第四封信中，也要求将善款作为助学金。从此以后，‘顺其自然’的善款，都用于助学。”陈海英说。

这时，办公室的小姑娘把“顺其自然”16次捐款的使用情况打印出来了。我粗略地看了一遍，顺其自然的捐款，已经资助了1600多名学生，有的则用于山区小学添置教学设施。

陈海英说，“顺其自然”是一个很有心的人。除了向慈善机构捐款，每次，报纸上只要登出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消息，他（她）就会去捐。长年累月，他（她）一直在捐。他（她）真的把慈善当作生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做。

后来，又出现一位叫“风调雨顺”的捐款者，经常向灾区捐款。根据他（她）捐款的方式和信封上的字迹，几乎可以断定：他（她）就是“顺其自然”！

“我觉得，‘顺其自然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。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翘首以待，有时还一起猜他（她）捐的数额。但话说回来，我们真的不在意他（她）捐多少，只盼望年年能收到他（她）的信。有时，信来得迟了，我们就会担心，担心他（她）是不是遇到了危机，担心他（她）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。但愿这捐款不要成了他（她）的重压和负担。”说着，陈海英的眼角湿润了。

其实，对于“顺其自然”，就是慈善总会的门卫师傅也已经熟悉了他（她）的笔迹和信封。有时候，“顺其自然”的信来得迟了，大家很牵挂。门卫一收到那种白色的信封，就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急急地送上来。

前些年，市慈善总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在寻找“顺其自然”，想知道他（她）真实的名字和具体的身份。但是，后来，他们觉得，他（她）是谁并不重要，他（她）已成了“爱心”的代名词，是一棵强大的精神之树。

这棵树的果实，在温暖、慈爱的道德之风中，四处洒落，许许多多的种子，又落地生根、发芽，长出一棵棵新的树苗……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杂家之乐

——陈炳尧

自述

我是1960年15岁那年考入当时的宁波市戏曲训练班，参演了第一部大戏是从上海董凤雨剧团学来的《半把剪刀》。雨剧团派我和曹定英到上海，跟着徐凤仙、贺显民等名家学戏，并在剧中分饰男女主角。1963年5月，宁波版的《半把剪刀》在民乐剧场首演时的盛况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经过几代雨剧人的共同努力，《半把剪刀》已成为宁波雨剧的经典剧目。

在以后的近10年间，从进入市雨剧青年队到宁波地区越剧团、宁波地区“五·九”京剧训练班、宁波市雨剧团，我扮演过众多角色，正反面的都有。像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洪常青，《红珊瑚》里的王永刚，《杨淑英告状》中的夏同善，《芦荡火种》（即《沙家浜》）里的刁德一，《三代

人》（即《红灯记》）里的鸠山。当时我们经常背着铺盖，上山下乡，一天往往要演二、三场，演出时没有现在的音响设备，全靠真嗓子唱，辛苦自不待言，但大家特别投入，特别富有激情。

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，我的工作重心逐渐朝舞台监督、导演方向发展，当然如果台上有需要，我也常常会自告奋勇去跑个龙套什么的，总之“唱不离口，功不离身”。就是60多岁时参加社团的一些联欢活动，边上人一鼓动，翻起跟斗照样欢得很。

1984年我调入宁波市群艺馆，主要从事群众文艺爱好者的培训、辅导工作，涉及的领域从戏曲扩大到曲艺、民间艺术，也开始写剧本，编撰书稿。

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因为之前有演员、

导演、编剧等工作岗位的锻炼，自己又长期对生活万象留心观察，所以编演起小品、短剧竟也能轻车熟路。

1993年市里要办个春节联欢会，当时，小品这种文艺形式正如火如荼，极受观众欢迎。我潜心创作，和陈新搭档，表演了《洽谈》。我演只会讲一口石骨铁硬宁波话的土特产公司的潘经理，陈新饰演一位地道的山东客商，因为语言交流上的误会，制造出无数的笑料。演出后的第二天，市面上开始流传小品中的经典对白，像“不能讲、不能去（北仑港、北仑区）”，还有像宁波的改革开放，“一靠政策，二靠机遇”等桥段，至今仍在传说。同时代创作导演的小品《怎么不早说》还获得“庆祝建国50周年全国计划生育文艺调演”银奖。

（严文 整理）

陈炳尧，1945年9月出生于鄞县黄古林。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，副研究员。曾任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理事，宁波市曲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曾主演、执导雨剧《半把剪刀》《嫁娘记》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《三篙恨》《李敏》及越剧《杜鹃山》等数十部作品。编演执导滑稽小戏《OK佳尔美》、小品《洽谈》《怎么不早说》及宁波走书《阿憨打狗》等曲艺作品50多部。

陈炳尧



严龙 摄